

世界文學名著

黑暗之勢力

托爾斯泰著
耿濟之譯

THE POWER
OF DARKNESS

By
LEO TOLSTOY

Translated by
KÊNG TSI CHIH

世界文學名著

黑暗之勢力

敘

黑暗之勢力 (The Power of Darkness) 是農民戲曲中最重要者之一；不僅是高出於俄國的一切文學，也是高出於世界的一切文學——關於農民的文學，以彼塞姆斯基 (Pisemsky) 與波特金 (Potekhin) 二人的著作與之相較，實有以石比玉，闐然無色之慨。

黑暗之勢力之脫稿，在一千八百八十六年。那個時候，正是托爾斯泰大徹大悟，捐棄一切文學作品不爲，而注全力於通俗教育，做了許多關於宗教的，或道德的作品的時候。通俗的著作，在一千八百六十年至六十二年之間托爾斯泰在他本鄉波拉拿從事於教育事業時，即已注意爲之。這個時候，則專從事於短篇小說與通俗的故事，不如那時候之專做叢書與論文。然而他這種道德的，教訓的故事，都是沒有什麼藝術上的價值的。自這個農民的戲曲，黑暗之勢力出，始完全把他們壓倒，復恢復托爾斯泰的文學的能力——

雖然這本戲曲也是以教訓道德爲宗旨，在他的含教訓的，大徹大悟後的著作裏，這本戲曲可算是最有藝術上的價值的了。

托爾斯泰從前沒有著過劇本，黑暗之勢力可算是他『破題兒第一遭』的劇本的著作；並且他著這本戲曲的時候，他還是久病新愈，以久病新愈的人著手於素未從事的工作，而能把他做得這樣好，有這樣的永久的藝術的價值，他的文學的天才，真可以使人崇拜到極頂。查理薩洛利亞 (Charles Salora) 說：『黑暗之勢力是托爾斯泰初學做戲曲時的著作，戲曲本是最難的文學，且非專門久練，不能出色，他初次試爲，即成如此的傑作，此已足以驚人。況作者又在大病垂死新起之時，而行此試驗，竟大告成功，尤足以見他的「神妙莫測」呀！』這種批評，實可以代表許多批評家的意見。

這個劇本是描寫鄉間一個富農的家庭的事實的。敍來極爲悲慘，我們讀了，差不多都是要下淚的。第一幕敍富農彼得病於家中，不能做事，他的第二妻阿尼西與他的長工尼其泰有私。尼其泰的母親瑪德鄰教阿尼西殺害彼得，並以藥粉——殺死的毒藥粉

——與之。第二幕敘彼得將死，欲以所積蓄的金錢給他的妹妹阿尼西與瑪德鄰，急藥殺之。乘其彼得的妹未至，搜得其金。第三幕敘阿尼西已嫁尼其泰。尼其泰又與彼得第一妻所生之女阿庫林私。家庭之中，終日鬨鬧。尼其泰的父親阿奇姆偶來其家，見此境象，大爲不安。大呼『你記着！靈魂是要緊的。』一句話而去。第四幕敘阿尼西迫尼其泰娶阿庫林。阿庫林時適生子。阿尼西與瑪德鄰又迫尼其泰奪其子，活埋之於地窟中。第五幕分兩段。第一段敘阿庫林行婚禮之時，尼其泰不勝其良心之懺責，躲避於外，不來祝福。第二段敘衆人強迫尼其泰進去。尼其泰因當衆宣布所有已往的事，承認彼得是他害死的，阿庫林也曾與他有私等事，在十字架前吐自懺的悲音。警卒聞之，遂捕之下獄。

其事實大略如此。

他的結束歸到宗教的懺悔，實是一部宗教的戲劇。馬德同許多批評家都說托爾斯泰老年的著作，其中道學的分，獨占優勢，和他早年的著作不同。這些話可以拿這本戲來證明他。但他雖是一部宗教的戲劇，卻與別的宗教的作品不同。別的宗教的作品，都專

就主觀一方面寫，滿紙充塞着宗教的訓條與教旨，看起來非常的討厭。就是彭揚的天路歷程也免不了這種缺點，獨這本戲則不然。他處處的描寫農民生活的黑暗的情形；雖偶有一二句宗教的話雜於其間，但讀者卻絕不覺得他是宗教的作品，祇以他爲描寫農民生活之黑暗的景像的淋漓痛快的著作而已。直至結束，把這個意思點出，大家纔知道他是一部宗教的戲劇。所以讀者都感得非常的興趣，而不覺有什麼討厭的地方。

除了宗教的思想以外，托爾斯泰的尊勞主義，人道主義，及反對資本主義的意見，也都有在這本戲裏點出。

阿奇姆在第三幕裏對尼其泰所講的話，可以表現出勞工神聖的精神來。農民作工雖苦，但精神上卻非常的快樂。閒居而酗酒的事，祇是『沒味，沒味』而已。

對於資本主義的批評，也借阿奇姆口說出來。『可是上帝是讓我們作工的，你卻把錢放在銀行裏，自己舒舒服服的睡着，到時候取不應取的錢，這真是不合天理的事情』這幾句話真把資本家，坐食而不做工的人罵盡了。

至於人道的情感，則這本戲裏更到處充塞着了。第二幕中記彼得將死時之言，及尼其泰之不忍的心腸，我讀之幾欲哭出。第四幕中記尼其泰活埋其子時的慘狀，更爲不忍卒讀。托爾斯泰用這種無抵抗的態度，來描寫這些殘忍的事實，使人讀之，自然的會生出弱者的同情心來。他的藝術，真是極高了。

托爾斯泰與農民相處的時候很久，所以這本戲裏所敘的農人的生活狀況以及他們的習慣，思想，乃至他們說話的口吻，都描寫得活潑如真，一些沒有虛造，或差誤的地方。他的藝術上的價值之高，這一層也是一個原因。

關於這一篇戲，還有一段可記的事，就是這本戲編成後，已經檢閱官的通過，可以出演於劇臺。他就與帝國劇場的主任商量，想把這本戲排演。他們答應了。一面登出廣告，一面預備佈景，叫伶人演習。正在這個時候，俄國的政府忽又下一道命令，不准他們演這本戲。以後雖然終得見之戲臺上，然已隔了好些年之久了。俄國當時的政治上的『黑暗之勢力』，真是偉大呀！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鄭振鐸

第一幕

第一幕人物

彼得 一個有錢的鄉下人，年四十二，娶過兩次妻，多病。

阿尼西 他的妻子，三十一歲，性喜妝飾。

阿庫林 彼得前妻所生的女兒，十六歲，聽官不很方便，帶着一點傻氣。

阿奴特加 第二個女兒，十歲。

尼其泰 他們的長工，二十五歲，也喜歡修飾。

阿奇姆 尼其泰的父親，年五十，是一個貌陋的，並且怕上帝的鄉人。

瑪德鄰 阿奇姆的妻子，五十歲。

馬林 孤女

此幕發生於秋日大村裏。舞臺上佈彼得家的廣屋。彼得坐在坑上修理套包子。阿尼西

和阿庫林一塊兒縫衣，嘴裏唱着不一致的聲音。

彼得（自窗中外望）馬又跑了，你們看，要把馬駒弄死了。尼其泰喂，尼其泰真聾了（又聽了一會，向婦女）你們也真是——一點都聽不見。

尼其泰（在門外）什麼。

彼得 快去趕馬去。

尼其泰的聲音 我就去趕是了。

彼得（搖頭）這些底下人祇要我強健着，我一世也不去用這些人。他們全是一鼻孔出氣的……（起而又坐）尼其泰……也不理人，你們中間誰快去。阿庫林，你去罷。

阿庫林 是趕馬麼？

彼得 那麼是什麼？

阿庫林 就去了。（出）

彼得 唉，這些婦女全是不整理家務的。

阿尼西 你自己有了病——整天從坑上爬到椅子上，倒要催着人。

彼得 我並不催你，一年到頭家裏也找不到你。唉！這些人！

阿尼西 有十件事情在手下要辦，嘴裏卻不住的罵。躺在牀上這樣吩咐，是很容易的。

彼得（嘆氣）唉！這樣的病纏在身上，這日子也不願過了。

（幕後阿庫林發出噓噓的聲音。一羣馬嘶着，全進了大門，門又關好。）

彼得 談話——就是他的事情，實在我過不下去了。

阿尼西（怒）我也過不下去……你自己在那裏嘮叨。

阿庫林 好容易纔趕回來了，全是那一個青鐵色的……

彼得 尼其泰在什麼地方？

阿庫林 尼其泰在街上？

彼得 他站着做什麼事？

阿庫林 站着什麼？站在牆角那裏說話。

彼得 從他那裏也得不到什麼意思出來。他同誰說話呢？

阿庫林（沒有聽清楚） 什麼？

（彼得立刻向阿庫林搖了搖手；他（女）就坐下去縫衣。阿奴特加跑入。）

阿奴特加（向母親） 尼其泰的父親母親到這裏來，要把他兒子帶回家去。

阿尼西 說謊話麼？

阿奴特加 實在的。說謊話立刻就死（含着笑）我走過尼其泰那裏，他道：

阿娜彼得洛甫納！我們要離別了。我快要娶親，所以離開這裏。他自己就笑了。

阿尼西（對他丈夫） 你也不用嘮叨，他自己就要走了……還要說『我趕你』……

彼得 讓他走就是了，——難道別人一個都找不到麼？

阿尼西 那麼，工錢給滿了沒有……

（阿奴特加聽完了他說話，走近門那裏，就出去了。）

彼得（皺眉） 錢麼？到夏天纔做滿。

阿尼西 你固然是喜歡他去，——你可以剩下麪包來了。到了冬天，讓我一個人像驢兒似的操勞。姑娘又不喜歡做事情，你卻老躺在牀上。我知道你的意思！

彼得 什麼？白白的說了一大泡話，我一句都沒有聽見。

阿尼西 滿院子的牲口，牛也不賣掉。到了冬天還要放羊去，草料和食水都不去預備，卻要把底下人先打發開了。這種男人家的工作，我是不做的！我也要像你是似的躺在牀上，什麼事都不管；怎麼願意，就怎麼辦。

彼得（對阿庫林） 去喂牲口去，到時候了，怎麼了。

阿庫林 喂牲口麼？（穿好外衣，拿着繩子）

阿尼西 我不能給你做工，——我不能你自己去做罷。

彼得 得了，你為什麼這樣着急？簡直好像一隻羊似的。

阿尼西 你自己是一隻瘋狗！你也不能够做工，你也不使人喜歡。只會吃飯，你真是一隻瘋狗！

彼得（唾了一口痰，穿上衣服。）唉！我出去看看去。（彼得出）

阿尼西（作厭惡狀）這大鼻子壞鬼！

阿庫林 你爲什麼罵爸爸？

阿尼西 唔！你這個傻子不許說話！

阿庫林（走到門那裏去）我知道你罵的是甚麼。你自己傻，是一隻狗。我不怕你。

阿尼西（跳起來，想找一件東西來打）你看，我打死你。

阿庫林（開門）你是狗，你是魔鬼。你就是這樣！魔鬼！狗！魔鬼！（遁去）

阿尼西（一人自想）說是去結婚的。他們想的是甚麼呢？結婚！尼其泰這一定是你的

詭計，我也想法子……我沒有他是活不了的。我不能放他走。

（尼其泰偷偷的進來，四面一望，看見阿尼西一人在那裏，就趕緊跑到他身邊去。）

尼其泰（小聲說）呵！呵！倒霉的事情！我父母來了，想帶我回去。實在說，就是叫我回家

娶親去。

阿尼西 你娶親，我怎樣呢？

尼其泰 就是這個緣故呢！我正打算同你把這件事情好生的商量一下，他卻讓去娶親！這有什麼法子呢？（眼稍動）你忘了麼？

阿尼西 娶親，固然是應該的……

尼其泰 你說甚麼！你看，你一定不喜歡……你怎麼樣？

阿尼西 我看你是有心棄掉我的……你既願意拆離，我也不來勉強你。這是我對你說的話。

尼其泰 阿尼西難道我會忘掉你麼！我是一世都忘不掉你的，更不願意離開你。我娶過親以後，再回到這裏，往後就不回去了。

阿尼西 你娶親是應該的事。

尼其泰 也沒有法子，——奉着父親的命令是不得不這樣。

阿尼西 你總推到父親身上去，其實全是你一個人的主意。你早就同馬林相好上了，他

也和你親密得了不得。你趕快去罷。

尼其泰 馬林！他跟我有什麼關係呢！……誰希罕着他！……

阿尼西 爲什麼你父親來呢？你叫他來的！你騙人！……（哭泣）

尼其泰 阿尼西！你信上帝不信？我做夢都沒有夢見他來。我實在一點都不知道。那全是我老子從自己腦筋裏想出來的。

阿尼西 自己不願意，誰還能把你像驢子似的拉去呢？

尼其泰 我想我實在不能夠違背我父親的命令。我本心真不願意。

阿尼西 抵抗他就完了。

尼其泰 要抵抗這樣一個老人，固然是很容易的。不過我說實話，我心裏不願這樣……

阿尼西 不過說着玩罷了，尼其泰你聽着！你固然是娶了馬林，我不知道我卻應當怎樣。

……要用生命來決定這件事情！我要犯罪，犯法律，也顧不得了。你一去我就要這樣辦。

……

尼其泰 我願意到那裏去？我要走，也就早走了。前幾時意溫謝美男慈還請我去當跟班的呢……不過我很願意這樣的生活！我也不去，因為我算起來，我在這邊是很好的了。假如你不愛我，那又是一件事情。

阿尼西 你記得，老頭子早晚也快要死了，我想什麼罪都能瞞得過去。只要法律上說得下來，就能當主人了。

尼其泰 你看我怎樣想？我替別人做工，彷彿爲自己做一樣。所以主人歡喜我，主母也喜歡我。至於別的婦女也要喜歡我，那並不是我怎樣招出來的——這是很簡單的事情。

阿尼西 那麼你到底愛我麼？

尼其泰（把阿尼西抱擁着）就是這樣，你彷彿是我自己的心肝一樣……

（瑪德鄰入，在神像上禱告了許久；尼其泰和阿尼西連忙遠遠的離開。）

瑪德鄰 我看見了什麼！沒有看見，我聽見什麼！沒有聽見，你同婦女一塊兒玩着……是什麼意思？兒子！主人在院裏問你呢。

尼其泰 我是來找斧子的。

瑪德鄰 親愛的，我知道你來找斧子的。可恨這斧子差不都老在婦女身上。

尼其泰（彎着腰，拿起斧子。） 母親，你真要我娶親麼？我想這件事情完全無用的。我真不願意。

瑪德鄰 爲什麼娶親？活着活着，這就成了老人了。親愛的，你走罷，我們所有的事情都顧慮到，也不用你說。

尼其泰 有道理，纔可以娶，要不，簡直可以不必。我實在不懂什麼意思。（出）

阿尼西 瑪德鄰，嬌嬌，你真想給你兒子娶親麼？

瑪德鄰 怎麼能够娶親呢？你看我們有多少財產？只聽得老兒一個人在那裏嘮叨着說：娶親娶親，其實不過妄想罷了。燕麥裏馬不跑，惡裏找不到善——這件事情也是這樣。難道我還看不出來這件事情應當怎麼辦麼？

阿尼西 我也不在你老人家面前遮蓋。你什麼事情都知道。我失了節。我愛了你的兒子。